

# 名家作品細讀：《史記》(新辦)

## 《李將軍列傳》

鄧城鋒博士

# 第1段

李將軍廣者，隴西成紀人也。其先曰李信，秦時為將，逐得燕太子丹者也。故槐里，徙成紀。廣家世世受射。孝文帝十四年，匈奴大入蕭關，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，用善騎射，殺首虜多，為漢中郎。廣從弟李蔡亦為郎，皆為武騎常侍，秩八百石。嘗從行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，而文帝曰：「惜乎，子不遇時！如令子當高帝時，萬戶侯豈足道哉！」

- 皇帝知李廣有才
  - 不得封侯：不遇時

## 第2段

及孝景初立，廣為隴西都尉，徙為騎郎將。吳楚軍時，廣為驍騎都尉，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，取旗，顯功名昌邑下。以梁王授廣將軍印，還，賞不行。徙為上谷太守，匈奴日以合戰。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：「李廣才氣，天下無雙，自負其能，數與虜敵戰，恐亡之。」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。後廣轉為邊郡太守，徙上郡。嘗為隴西、北地、鴈門、代郡、雲中太守，皆以力戰為名。

- 梁王知李廣有才
  - 漢之處置：賞不行
- 大臣知李廣有才

## 第3段

匈奴大入上郡，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。中貴人將騎數十縱，見匈奴三人，與戰。三人還射，傷中貴人，殺其騎且盡。中貴人走廣。廣曰：「是必射雕者也。」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。三人亡馬步行，行數十里。廣令其騎張左右翼，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，殺其二人，生得一人，果匈奴射雕者也。

- 李廣何以肯定三人為「射雕者」？
- 何以三人不敵李廣一人？
  - 層遞：寫李廣射藝

## 第3段

已縛之上馬，望匈奴有數千騎。見廣，以為誘騎，皆驚，上山陳(陣)。廣之百騎皆大恐，欲馳還走。廣曰：「吾去大軍數十里，今如此以百騎走，匈奴追射我立盡。今我留，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，必不敢擊我。」廣令諸騎曰：「前！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，止，令曰：「皆下馬解鞍！」其騎曰：「虜多且近，即有急，奈何？」廣曰：「彼虜以我為走，今皆解鞍以示不走，用堅其意。」

- 「必以我為大軍之誘，必不敢擊我。」 **自信**
- 「前！」「皆下馬解鞍！」 **勇**
- 「彼虜以我為走，今皆解鞍以示不走，用堅其意。」 **智**

## 第3段

於是胡騎遂不敢擊。有白馬將出護其兵，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，而復還至其騎中，解鞍，令士皆縱馬臥。是時會暮，胡兵終怪之，不敢擊。夜半時，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，胡皆引兵而去。平旦，李廣乃歸其大軍。大軍不知廣所之，故弗從。

- 李廣智勇雙全，得與士卒全身而退
  - 漢之處置：無功，無賞

## 第4段

李廣：行無部伍行陳，就善水草屯，舍止，人人自便，不擊刀斗以自衛，莫府省約文書籍事，然亦遠斥候，未嘗遇害。

程不識：正部曲行伍營陳，擊刀斗，士吏治軍簿至明，軍不得休息，然亦未嘗遇害。

匈奴畏李廣之略，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。

- 李廣、程不識治軍，何者為是？
  - 有李廣之才，方能省約事務而不害事
  - 匈奴知李廣有才，士卒知李廣有才

## 第5段

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，使大軍伏馬邑旁谷，而廣為驍騎將軍，領屬護軍將軍。是時單于覺之，去，漢軍皆無功。其後四歲，廣以衛尉為將軍，出鴈門擊匈奴。匈奴兵多，破敗廣軍，生得廣。

- 馬邑有立功之機：無功
- 出鴈門有立功之機：敗績

## 第5段

單于素聞廣賢，令曰：「得李廣必生致之。」胡騎得廣，廣時傷病，置廣兩馬間，絡而盛臥廣。行十餘里，廣詳死，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，廣暫騰而上胡兒馬，因推墮兒，取其弓，鞭馬南馳數十里，復得其餘軍，因引而入塞。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，廣行取胡兒弓，射殺追騎，以故得脫。於是至漢，漢下廣吏。吏當廣所失亡多，為虜所生得，當斬，贖為庶人。

- 李廣智勇雙全，得免被俘
  - 匈奴欲生致之：知李廣有才
  - 漢之處置：當斬

## 第6段

頃之，家居數歲。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。嘗夜從一騎出，從人田間飲。還至霸陵亭，霸陵尉醉，呵止廣。廣騎曰：「故李將軍。」尉曰：「今將軍尚不得夜行，何乃『故』也！」止廣宿亭下。居無何，匈奴入殺遼西太守，敗韓將軍。後韓將軍徙右北平，死，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。廣即請霸陵尉與俱，至軍而斬之。廣居右北平，匈奴聞之，號曰「漢之飛將軍」，避之數歲，不敢入右北平。

- 李廣性格：不能忍辱

- 伏筆：不能復對刀筆之吏，遂引刀自剄。

## 第7段

廣出獵，見草中石，以為虎而射之，中石沒鏃，視之石也。因復更射之，終不能復入石矣。……終廣之身，為二千石四十餘年，家無餘財，終不言家產事。……廣訥口少言，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，射闊狹以飲。專以射為戲，竟死。廣之將兵，乏絕之處，見水，士卒不盡飲，廣不近水；士卒不盡食，廣不嘗食。寬緩不苛，士以此愛樂為用。其射，見敵急，非在數十步之內，度不中不發，發即應弦而倒。用此，其將兵數困辱，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。

- 雜記李廣瑣事，作用為何？
  - 專注於射，關心士卒；無意營私，不善交際
- 用此，其將兵數困辱，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。
  - 云：有人批評戰術不當

## 第8段

居頃之，石建卒，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。元朔六年，廣復為後將軍，從大將軍軍出定襄，擊匈奴。諸將多中首虜率，以功為侯者，而廣軍無功。後二歲，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，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，異道。行可數百里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。廣軍士皆恐，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。敢獨與數十騎馳，直貫胡騎，出其左右而還，告廣曰：「胡虜易與耳！」軍士乃安。

- 軍士皆恐：如何振奮士氣？
  - 使其子敢往馳之：無私

## 第8段

廣為圍陳(陣)外嚮，胡急擊之，矢下如雨。漢兵死者過半，漢矢且盡。廣乃令士持滿毋發，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，殺數人，胡虜益解。會日暮，吏士皆無人色，而廣意氣自如，益治軍。軍中自是服其勇也。明日，復力戰，而博望侯軍亦至，匈奴軍乃解去。漢軍罷(疲)，弗能追。是時廣軍幾沒，罷歸。漢法，博望侯留遲後期，當死，贖為庶人。廣軍功自如，無賞。

- 李廣以寡敵眾，勇氣過人
  - 漢之處置：無賞

## 第9段

李蔡為人在下中，為列侯，位至三公。李廣不得爵邑，官不過九卿。

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，曰：「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，而諸部校尉以下，才能不及中人，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，而廣不為後人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，何也？豈吾相不當侯邪？且固命也？」朔曰：「將軍自念，豈嘗有所恨乎？」廣曰：「吾嘗為隴西守，羌嘗反，吾誘而降，降者八百餘人，吾詐而同日殺之。至今大恨獨此耳。」朔曰：「禍莫大於殺已降，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。」

- 李廣不得封侯：*命運？戰術不當？報應？*

# 第10段

後二歲，大將軍、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，廣數自請行。天子以為老，弗許；良久乃許之，以為前將軍。是歲元狩四年也。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，既出塞，青捕虜知單于所居，乃自以精兵走之，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，出東道。東道少回遠，而大軍行水草少，其勢不屯行。廣自請曰：「臣部為前將軍，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；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，今乃一得當單于，臣願居前，先死單于。」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，以為李廣老，數奇，毋令當單于，恐不得所欲。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，為中將軍從大將軍，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，故徙前將軍廣。

- 武帝明令「為前將軍」/ 陰誡「毋令當單于」，何者為真？

# 第10段

廣時知之，固自辭於大將軍。大將軍不聽，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(幕)府，曰：「急詣部，如書。」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，意甚愠怒而就部，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。軍亡導，或(惑)失道，後大將軍。大將軍與單于接戰，單于遁走，弗能得而還。南絕幕，遇前將軍、右將軍。廣已見大將軍，還入軍。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，因問廣、食其失道狀：「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。」廣未對，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。廣曰：「諸校尉無罪，乃我自失道。吾今自上簿。」

- 衛青上書報天子的內容是甚麼？
  - 東道軍失道(因) ⇨ 單于遁走，弗能得而還(果)
  - 東道少回遠，而大軍行水草少，其勢不屯行：東道軍必遲到

# 第10段

至莫府，廣謂其麾下曰：「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，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，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，而又迷失道，豈非天哉！且廣年六十餘矣，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。」遂引刀自剄。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。百姓聞之，知與不知，無老壯皆為垂涕。而右將軍獨下吏，當死，贖為庶人。

- 李廣因衛青臨時調動而失期，何以不對幕府官員澄清辯白？
  - 刀筆吏只據大將軍意旨：不講情理，不問是非
  - 何以記「右將軍獨下吏」一事？

# 第11段

廣子三人，皆早死、橫死。

廣死明年，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，當下吏治，蔡亦自殺，不對獄。

- 蔡亦自殺，不對獄
  - 暗示：李蔡亦遭委屈，亦知對獄無用

# 第12段

天漢二年秋，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，欲以分匈奴兵，毋令專走貳師也……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。陵軍五千人，兵矢既盡，士死者過半，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，遂降匈奴。……單于既得陵，素聞其家聲，及戰又壯，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。漢聞，族陵母妻子。

- 李陵以步兵**五千**，殺傷匈奴**萬餘**，力盡而降。
  - 單于：以其女妻陵而**貴之**
  - 漢之處置：**族陵母妻子**
- 韓兆琦《史記箋證》：「單寫李廣之孫李陵敗軍事，**疑後人所補**。」

# 第13段

太史公曰：傳曰：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其李將軍之謂也。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，口不能道辭。及死之日，天下知與不知，皆為盡哀。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。諺曰：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」此言雖小，可以諭大也。

- 忠實心誠者，人必知之

# 李廣生平

- 文帝十四年(前166, 20)：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」
  - 李廣自言「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」：假設時年20。
  - 李廣生年：前185年
  - 如令子當高帝時，萬戶侯豈足道哉：不遇時
- 景帝前元三年(前154, 32)：吳楚七國反
  - 李廣立功，受梁王將軍印：賞不行
- 景帝中元六年(前144, 42)
  - 以百騎遇匈奴數千騎，設奇謀退敵：無賞
- 武帝元光二年(前133, 53)
  - 參與馬邑伏擊匈奴：無功

# 李廣生平

- 武帝元光六年(前129, 57)
  - 戰敗被擄，以智勇雙全脫困：當斬
- 元朔元年(前128, 58)
  - 徵為右北平太守，匈奴不敢入右北平：無賞
- 元朔六年(前123, 63)
  - 從大將軍出定襄，擊匈奴：無功
- 元狩二年(前121, 65)
  - 將四千騎敵匈奴四萬騎：無賞
- 元狩四年(前119, 67)
  - 因大將軍衛青調度而失道：(當死)，自殺。

# 《李將軍列傳》主題

- 吳小如《古文精讀舉隅》：「無一事不是扣緊李廣的才智、勇敢及其『數奇』來寫的。」
- 韓兆琦《史記箋證》：「刻畫了李廣的英雄形象。而對李廣的坎坷一生，表現了無限的惋惜與同情。」
  - 李廣為智勇雙全之良將，可惜數奇。
- 「廣所失亡多，為虜所生得」、「其將兵數困辱」，何以為良將典範？
  - 互見：參閱《匈奴列傳》、《衛將軍驃騎列傳》、《大宛列傳》，與衛青、霍去病、李廣利等將領對照比較。

# 春秋筆法：互見

- 勇於當敵

- 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，殺其二人，生得一人。」、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，殺數人，胡虜益解。」
- 《大宛列傳》：「欲侯寵姬李氏，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，發屬國六千騎，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，以往伐宛。期至貳師城取善馬，故號『貳師將軍』。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，當道小國恐，各堅城守，不肯給食。攻之不能下。下者得食，不下者數日則去。比至郁成，士至者不過數千，皆飢罷(疲)。攻郁成，郁成大破之，所殺傷甚眾。……往來二歲。還至敦煌，士不過什一二。」

# 春秋筆法：互見

- 仁愛士卒

- 「士卒不盡飲，廣不近水，士卒不盡食，廣不嘗食。寬緩不苛，士以此愛樂為用。」
- 《衛將軍驃騎列傳》：「(霍去病)貴，不省士。其從軍，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，既還，重車餘棄梁肉，而士有飢者。其在塞外，卒乏糧，或不能自振，而驃騎尚穿域蹋鞠。」

# 春秋筆法：李廣形象

- 訥於言而敏於行

- 「訥口少言」、「悛悛如鄙人，口不能道辭」。
- 「後廣轉為邊郡太守，徙上郡。嘗為隴西、北地、鴈門、代郡、雲中太守，皆以力戰為名。」
- 《大宛列傳》：「自博望侯(張騫)開外國道以尊貴，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，求使。天子為其絕遠，非人所樂往，聽其言，予節……言大者予節，言小者為副，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。」

# 春秋筆法：李廣形象

- 專注軍事，廉潔輕財

- 「廣廉，得賞賜輒分其麾下……終廣之身，為二千石四十餘年，家無餘財，終不言家產事。」
- 「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，射闊狹以飲。專以射為戲，竟死。」
- 《衛將軍驃騎列傳》：「王夫人方幸於上……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……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壽。」

# 春秋筆法：李廣難封

- 命運？

- 「惜乎，子不遇時！如令子當高帝時，萬戶侯豈足道哉！」
- 「豈吾相不當侯邪？且固命也？」
- 「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，以為李廣老，數奇，毋令當單于。」

- 戰術

- 「其射，見敵急，非在數十步之內，度不中不發，發即應弦而倒。用此，其將兵數困辱，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。」

- 報應？

- 「禍莫大於殺已降，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。」

# 春秋筆法：李廣難封

- 廣自言「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」，傳中詳敘三戰，有何特點？
  - 殺射雕手：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，望匈奴有數千騎。
  - 鴈門被虜：出鴈門擊匈奴。匈奴兵多，破敗廣軍，生得廣。
  - 出右北平：將四千騎出右北平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。

# 春秋筆法：李廣難封

- **互見**：《史記》敘衛青擊匈奴有何特點？
  - 《匈奴列傳》：「(元朔五年)以衛青為大將軍，將六將軍，十餘萬人，出朔方、高闕擊胡。」
  - 《匈奴列傳》：「(元朔六年)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，兵十餘萬騎，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。」

# 春秋筆法：李廣難封

- **互見**：《史記》敘霍去病擊匈奴有何特點？
  - 《匈奴列傳》：「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、北地二千里。」
  - 《衛將軍驃騎列傳》：「上令大將軍青、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，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，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。」
  - 《衛將軍驃騎列傳》：「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，驃騎所將常選，然亦敢深入，常與壯騎先其大軍。」
- 「廣不為後人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，何也？」

# 春秋筆法：李陵之敗

李陵既壯，選為建章監，監諸騎。善射，愛士卒。天子以為李氏世將，而使將八百騎。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，過居延視地形，無所見虜而還。拜為騎都尉，將丹陽楚人五千人，教射酒泉、張掖以屯衛胡。數歲，天漢二年秋，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，欲以分匈奴兵，毋令專走貳師也。

- 漢帝部署，有何不合理之處？

- 出塞宜用騎兵，只予步兵

- 「擊匈奴」旨在殲其主力：「毋令專走貳師也」

# 春秋筆法：李陵之敗

陵既至期還，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。陵軍五千人，兵矢既盡，士死者過半，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。且引且戰，連鬪八日，還未到居延百餘里，匈奴遮狹絕道，陵食乏而救兵不到，虜急擊招降陵。陵曰：「無面目報陛下。」遂降匈奴。

- 李陵境遇，與其祖李廣有何類似之處？
  - 眾寡懸殊，部署失當：人謀不臧
  - 李廣難封：命運？戰術？報應？人謀不臧？

# 《史記》之春秋筆法

- 《太史公自序》
  - 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師，俟後世聖人君子。